

养一斋集

卷一

一

卷一

卷一

養一齋集卷之十六

山陽潘德輿彥輔

說解

格物說

大學莫先于格物格物之義儒者紛然如聚訟初學未易明也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溪則來善物知于惡溪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格之訓來義本爾雅尙書格汝舜詩神之格思皆是恨持此釋大學辭旨不明耳孔疏謂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勉彊疏解繆曲難通程朱所以別易一說而格訓至

也格之訓至本尙書格于上下然古人之格訓至到也程
朱之格訓至極也已不相合且無論爲到爲極猝然語人
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後知至不亦覺其難通矣乎司馬
溫公則格訓扞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姚江王氏略依
之而變其說則格訓正謂去其不正以歸于正宋儒楊簡
明儒魏校許孚遠王敬所皆同此旨謂垢去而鏡明故物
格而知至揆之聖賢克己遏欲之功諸說亦未爲刺謬然
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既不一例又豫奪下文誠意正心
之實事而經文先後相次之旨全不可通矣夏考溫公扞
禦之扞本之禮記扞格而不勝格訓扞猶可也若楊簡王

敬所皆云格而去之格之訓去吾未之前聞也姚江之格
訓正本論語有恥且格孔注尙書孟子格其非心孔注蔡
注趙注然知至而後物正或可言也物正而後知至語似
顛倒終不如知至而後意誠以下諸語之易明也然則格
物究何解曰程朱所論格物之義揆之經文不失其次序
實勝鄭氏溫公姚江諸說特其字訓以至則辭旨仍未明
若曰格通也尙書之格于皇天是也猶是窮至事物之理
之義而易其訓曰通則援據既無可訾卽以語人曰致知
在通物物通而後知至亦明白而易曉矣吾更思之尙書
之格于上下亦當訓通而不訓至通于上下通于皇天通

于物皆言其無不徹耳夏考宋儒論格物之法與程朱同而不盡同者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于一爲致知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皆備于我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身親格之不厭不棄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皆委曲不直截若近儒安溪李氏直以知本詰格物謂物有本末賁乎格之而知其本天下國家末也身本也此與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合然格物之法詳矣以知本盡之終未愜滿人意吾獨愛近儒二

曲李氏之言曰格物之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卽中庸之擇善也若舍卻至善之則不格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格之入門之始紛紜膠葛是博物非格物也二曲之訓格亦本程朱其論格之之法直截而充滿尤有功于學者程朱復生無以易之雖縈爲姚江之學此論獨可從也然則格物之義則從程朱格字之訓則當云通格物之法則從二曲蓋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有一不通則知輒多阻而知安得至然必專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而求通焉斯通其所當通而非無用之博通姚江王氏格齋前竹七日不

通遂嘗警程朱以爲務外不知此姚江之務外而妄求博
通本非程朱所言格物之義也孔子謂子貢曰汝以予爲
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貫通也卽此通物物
通之旨也朱子格不訓通而補格物傳曷嘗不曰豁然貫
通乎周易屢言通天下之志又曰通變之謂事又曰往來
不窮謂之通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學者苟知通物之爲
通志通變所以爲往來推行計也則知大學首格物之義
而格之之法不妄施矣

戒愼恐懼卽愼獨說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據文勢只是一事隱微卽獨也獨卽其所不睹不聞也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總言之則曰慎也獨是獨知而曰其所不睹不聞者言事未著而念已動雖未睹未聞而實獨知之也如思酒食思談笑酒食雖未見談笑雖未聞而此念實自知也朱子以前無不如是解者至朱子乃以念初動時爲隱微是爲一境念未動時爲其所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以爲若是一事則言何必若是之重複不知莫見乎隱二語乃詮所以戒慎恐懼不可須臾有離之故而未嘗重複也且朱子所以必分作兩事者以不

可須臾離是皆徧說若在動念時乃用戒懼之功則未動
念時必將離道不知道之離不離總在念之動時天下無
不動念而能離道者也離道專從動念起須臾字爲隱微
字張本言念之初覺須臾之間耳而莫見莫顯可畏之甚
如此文勢不愈完整一片邪若必以戒慎恐懼爲未動念
時乃爲防于未然之存養則古人盤銘几誠矇誦史箴在
車則聞鸞和行步則聞佩玉無一非防于未然者豈真在
念未動時邪至以書之不見是圖禮之視無形聽無聲爲
辭則尤不類書所云不見是圖者欲得民心于未著見之
時禮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欲得親心于未著見之時以

已測彼彼實有志之可承怨之可度故其勢似難而實易
今已實未有一念而欲圖之視之聽之其難不轉同于捕
風捉影邪故朱子之說予讀之凡有四疑焉既云不睹不
聞養之于未發則此隱中之隱微中之微百念未芽萬無
可以實力既戒又慎既恐又懼文理豈相貫注此一疑也
朱子知其不相注也故佗日又謂戒慎恐懼四字不須說
得太重只略略收拾住便是夫略略收拾又與既戒又慎
既恐又懼之旨不相洽與經文不相洽而以之釋經可乎
況朱子又謂道著戒慎恐懼已是賸語夫經文如是之于
甯諄切而祇以欲明已說遂謂經爲賸語可乎此二疑也

戒慎此慎慎獨亦此慎今解上之慎謂在一念未動時只
略略收住解下之慎謂在一念初動時必尤加謹焉慎字
同在一章同在一處緊相承注而兩解判然經文有如此
之迂曲而乖別者乎此三疑也喜怒哀樂七情也戒慎恐
懼亦七情也不得謂喜怒哀樂爲未發獨能謂戒慎恐懼
爲未發乎卽以略略收拾當卻戒慎恐懼而誰收之乎非
一念之動乎不動念而戒慎恐懼固萬萬不能不動念而
略略收拾亦萬萬不能而何得謂存養在未發時乎此四
疑也具此四疑歷有年所而卒未有可以破吾疑者吾故
力主戒慎恐懼卽慎獨之說不能變也或曰凡言存養省

察者皆言靜存養動省察也子獨謂未發時無存養工夫
不爲悖先儒而自用新奇之意見乎曰凡言靜存養動省
察者皆宋元明諸儒之言而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者之
多又皆以朱子解中庸此章分兩事故曰予則謂孔子未
嘗言存養言存養始于孟子孟子牛山之木章先言人放
其良心旦晝之所爲梏亡夜氣而統之以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四語然則養與不養全在旦晝
之所爲故引孔子操存舍亡之說以結之欲人毋梏其良
心而謹于其好惡以自別于禽獸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
存養之功也盡其心章先言知性知天欲人用力于知次

言存心養性欲人用力于行修身以俟之正言存養事天之實未嘗言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君子存之章言羣聖之事功存心章言仁言禮言忠歸于自反養氣章言集義養心章言寡欲皆就念之動時接物當理而言何嘗有不動一念之存養哉今必推使高鑿使深謂念初動而克之猶爲後天而非太極不如在念未動時方爲有功不知此非孟子之意尤非孔子之意也孔子第一等弟子無過顏淵聖門第一等傳授無過克己復禮爲仁而克己者克私欲也私欲是念克私欲則亦必在有念時克之無疑何嘗教以念未動時下克己功夫哉不獨語顏淵無之論

語皆無之也且孔顏孟之學卽堯舜禹之學也堯舜禹之學惟在執中執中功夫惟在精一精也者察是非之界至精也正任念初動而審其幾之時一是守是而去非又在
此後矣皆從動念說起未嘗從未動念說起虞書又兩言
惟幾可證也佗如伊尹之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
罔不凶周公之言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動念字
諄諄示戒矣不言念未動若何也豈眞缺此一段功夫待
後人之補言哉如待後人之補言則堯舜禹伊周不足爲
聖孔孟而不補言則論語孟子不足爲經典矣吾謂存養
不離省察別無存養于靜一門猶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

動之理自在其中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此義也或曰信如斯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語將何承乎致中致和各有功夫子不將謂致中無功夫乎潛雖伏矣二節仍分承戒慎恐懼慎獨之義如子言則末章與首章將不相應乎先儒屢言敬貫動靜卽中庸之不動而敬也如子言敬不祇在動而不在于靜乎且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則分戒慎恐懼與慎獨爲兩事者自孟子始子何謂朱子始以隱微爲一境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無所承也承天命之謂性來也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

道之謂致致中和也修不必作品節解修爲卽是致不必作禮樂刑政解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卽是必以品節爲修禮樂刑政解致字然則孔顏曾孟皆不得位無修道時矣嘗謂修字合在高位在下位皆然但能于獨戒慎恐懼卽謂之修道道字本該性字能修道則爲致中和耳豈必別于未發時下功夫乃爲致中而後徐議致和也哉且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二句則知中節不中節全在發時乃可見得而中字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渾渾解之不明言中爲若何形狀若何得力者非略也誠難得而言也今先于渾渾一中字內安寘戒慎